淵雅堂全集

惕甫未定藁卷二十三

長洲王芑孫念豐

書後

讀摽有梅書後

男先乎女禮也曰先之亦先之已耳陰荅陽施無不報也關雎求得女也寤寐求之夫固再三而求之也摽梅求得男也求我庶士夫亦再三而求之也古之義貴男而賤女先之云者非重女也所以尊男也男不之請女不敢自謂有當也稽諸禮壻氏有固請之文女氏有固辭之義非謙也宜也考諸詩關雎有求女之情摽梅有

求男之義非報也永以爲好也輓近世務尊婦族女禍是啓聖人究終始之變而存其義於摽梅愼坊之矣

書鄂剛烈遺詩後

梧門學士以剛烈遺詩示予而屬予題其後剛烈諱鄂容安號虛亭滿洲鑲藍旗人以雍正十一年陳倓牓進士入翰林歷官內外至總督尚書拔後參贊伊犁與班第同死阿睦爾撒納之亂

朝廷哀卹甚具剛烈其謚也公爲故大學士文端公子生平好書亦好爲詩文端始爲吾邑布政使能獎引士流其後入閣尤爲一時士君子依歸說禮樂而敦詩書其家風有由來矣我

國家龍興大東厥初生民在於鄂多理比諸顓頊無文

丹紀自

肇祖原皇帝胥宇赫圖阿拉作我邠郃始堪稽述然嘗
是時張矢之利以威天下不言文治
太祖
太宗躬勞苦艱難夙夜祗天之命以成王業時則有熊
羆之士不二心之臣奮取勲勞功伐攻城野戰以死勤
事世世多有論者以為滿洲風尚士不死綏人以為恥
忠亮益其性生而無取乎識字讀書於戲一代之俗有
開必先我
高皇帝嘗攻翁鄂洛其臣有鄂爾果尼洛科者從火中

突出射

高皇帝中之一矢貫胄一矢穿鎖子甲護項拔之鏃卷如鉤血肉并落已而破其城獲此兩人咸不殺而官之用以勸爲人臣者於戲滿洲之士勇於公戰至死不挫

雖其性生抑

聖人所震動而恪恭之固有本矣先王詩書禮樂之教皆以發吾心之固然本其所爲性生者遂之以著爲德善功烈固非區區識字讀書之爲也而非識字讀書則其道無繇而入舜東夷之人而史臣頌之曰文明禹起西羌而曰敷文命周起西戎而稷曰思文文曰允文自

古帝王得天下以後固靡不言文矣
朝廷加意滿洲子弟許得以科第進期之誠厚太史公
曰居今之世志古之道可以自鏡何必舊聞文端處其
盛佐今
上初元之治爲賢相剛烈不幸履其變見危授命弗辱
其家此皆滿洲之識字讀書者也觀於剛烈父子之間
而以慷慨忠亮爲滿洲不讀書之效豈信然哉學士蒙
古人也亦由進士起家登侍從慕剛烈之爲人而愛重
其詩其亦有當於吾言也夫

書曾賓谷所藏禹之鼎西溪圖

曾君賓谷曩者過浙遊杭州西溪而樂之遂自號西溪漁隱繪圖京師士大夫人人詠歎其事以為西溪宜為賓谷有也後十餘年君為兩淮運使一日藏外得康熙中禹之鼎為故錢唐高文恪士奇所作西溪圖卷不勝喜因以示余文恪事

仁皇帝顯聞城北鳳池諸集猶在人間而讀之者希矣即其所嘗有取於西溪而為之圖者亦僅僅藉之鼎之畫以傳其當時故實莫得而考也夫歐公之思潁蘇公之乞住常州皆一時偶涉彼二公非潁常州之人潁常

州之人亦非獨有歐蘇也然今之至於潁者輒以潁屬之歐公矣至常州者輒以常州屬之蘇公矣蓋江山亦樂得賢者而託焉賓谷能文章於今天下爲有數人物雖官運使介然時有所執持賓谷其將有意於二公乎則百年以往西溪固賓谷之西溪非復文格之西溪也其於之鼎是圖不賓谷屬而誰宜屬者書其後因以要之

書文待詔石湖圖

石湖之山上方爲大上方之支若楞伽茶磨諸小山隨處異名自是以西則堯峰雅宜名特著堯峯雅宜於諸山中蓋其又小者山最小而獨能著徒以明王寵及我朝汪先生琬讀書二山而嘗以自號也寵既無位無年琬雖有年位亦未高二人者徒以文章自見非有功業可傳道如歐陽子所稱羊祜叔子杜預元凱之於漢上峴山者而堯峰雅宜亦若待寵琬而始著寵嘗有兄位於朝官一品諸汪之位與琬比及出琬上者非一二數鄉之人曾莫舉其名則夫山川之託於人其爲幸不幸

何如耶予年二十卜葬先大父於楞伽山塢常欲買田築室讀書其下因以自號忽忽十餘年所志未就一日吳君季游以文待詔石湖圖見示則嚮者諸山歷歷在几因指示季游楞伽所在而季游初不知既知之遂欣然屬予書其後以予之不肖而楞伽託焉其無聞於天下宜也非不幸也雖然寵得雅宜莬得堯峰而雅宜堯峰常為寵莬之所有楞伽得予而楞伽不能自聞於天下欲不謂之不幸而可乎然則人之託於山川以為之顯晦輕重者其幸不幸果何在耶其為不幸又果山川當之耶書此所以志予之愧且使季游覽是卷以得吾

鄉山水之大凡而時時以予爲戒亦所以勉季游也

書洪稚存寒檠永慕圖

稚存以乾隆庚戌及進士第第二人入翰林其明年秋相見於京師出一卷示予曰寒檠永慕圖於是去作圖八九年矣海內士大夫題者殆遍凡所以稱揚太夫人之淑善而因以達稚存無窮之思者至矣予復言之無以加乎諸君子之言之也惟古者左圖右史圖亦史也將以著法戒備觀感類取忠臣孝子死友節婦諸懿德美行可歆獨慕樂事以風勸乎後之人其下者亦以存一時衣冠器物之制俾欲聞掌故者稽焉今山林墟墓祠廟石闕間往往有漢魏遺文可按此圖畫之用也自

唐以來畫法一變有元倪黃之徒出議論日高其趣日
勝而要之圖畫所由來則離其本也遠矣是卷爲錢君
維喬作君故刑部侍郎贈尚書文敏公弟賢而有文受
畫法於文敏寔能以倪黃之高趣傳韓穆之遺閣使會
閔伯俞柳公綽歐陽修之所隱憫而長痛者於此寄焉
而不廢其於圖畫亦庶幾有反本復始之義義莫大乎
反其所自生稚存起孤童以學行自力當其未出世咸
許以有用今旣登
朝將求貽令名於其親而光大之使國人稱願固不在
畫與不畫而因畫而見之者又如是是可貴也予最唐

下其行能不足與稚存相比似而少嘗逮事先大父母今者二老人康强六十爲天地間幸人其於稚存是又也蓋不當有言恐言之益以重稚存之悲故概不論獨論其畫如此云

書朱振翾遺迹

朱先生振翾於先大父為中表小弱弟又嘗學制舉業於先大父芑孫年十二三從大父讀書故禮部主事朱公光發之家振翾三日五日輒一至至今能記其狀貌頎身而皙面清挺戍削肉不冒骨頤頷稜稜然也短視不能一日去眼鏡楷法清謹故會稽梁文定公視學江蘇錄補諸生已而出遊為人作記室渡淮墜水死振翾名鳳起別自號芳茨卒年三十六生平祥順無子弟之過不意其強死死而不得其屍又無子烏虖可哀也已振翾死垂三十年其從弟棫裒治遺墨並屬錢君東寫像

寄子華亭求爲之傳予惟文律非有奇節偉行見遺於史臣不中爲傳顧予自少小所及見先大父門人弟子三十年中彫落殆盡即與振翮年輩等者無復幾人而振翮之死尤爲可悲械以從弟拳拳欲不死其兄有足多者因爲志其狀貌以補圖畫之闕錢君所圖得之夢中與振翮平生不類豈振翮於法不宜強死遂如傳記所稱桂父瑕邱仲黎瓊仙之流其色或黃或白或水死而猶在人間披裘賣藥年貌益少若果然者予無能[illegible]之矣

書王鑑溪詩藁

余每試皆主鑑溪之家及是報罷恐余之不復來也悉出所爲詩自述生平出處之大凡屬余有述惓惓若將託余以終古者烏虖余與鑑溪不幸皆窮於遇余今四十有五鑑溪長余二十有五年邂見未可期雖余亦何以慰鑑溪乎迺爲點定其詩而書之其藁曰鑑溪姓王名與

今皇帝御名下一字同因改以字行曰綺書吏字青上鑑溪其自號也先世自遼陽遷奉天之蓋州從

章皇帝入關爲漢軍正白旗人大父諱國安官至浙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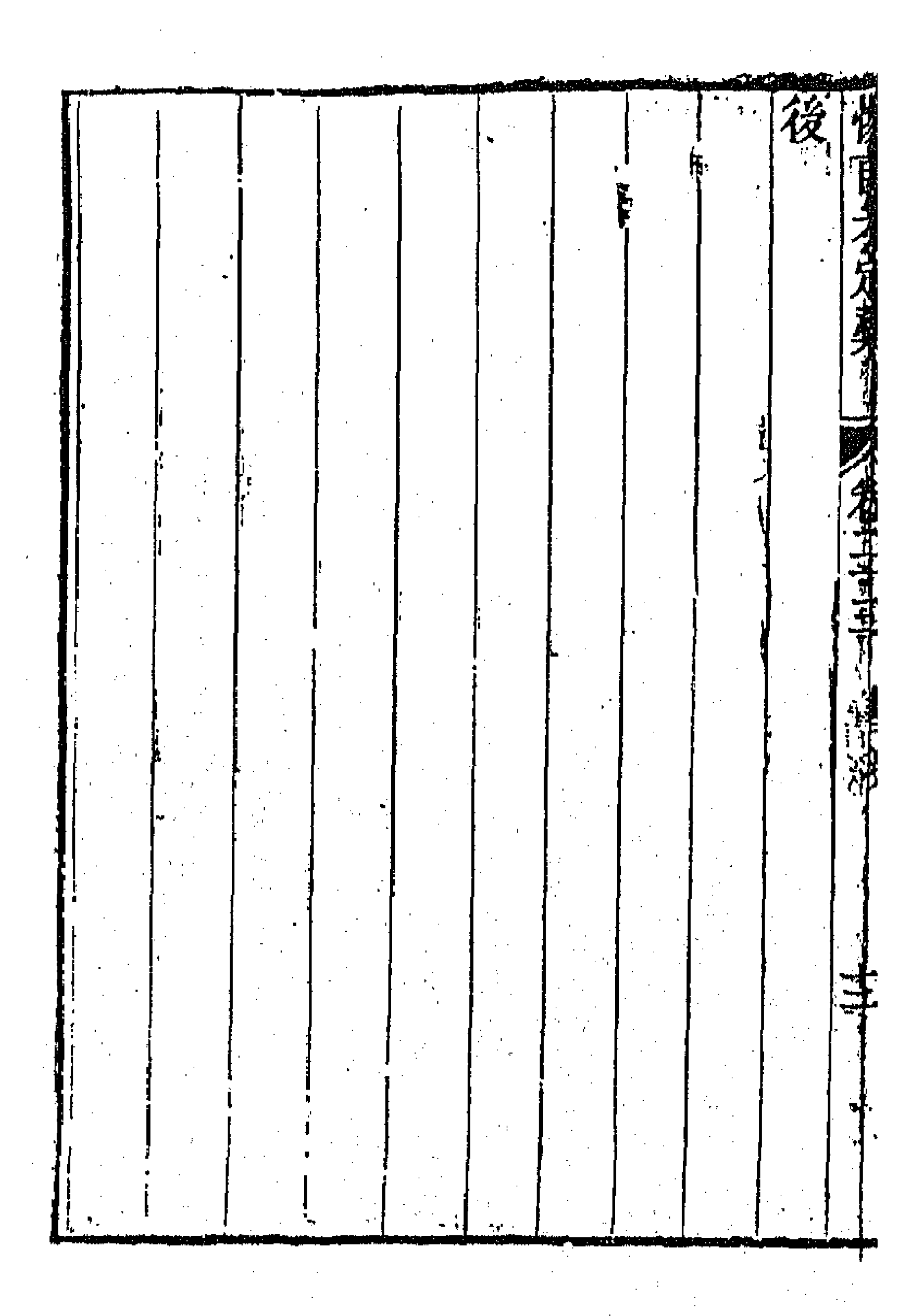
總督父諱某山東曹州府同知鑑溪生十五歲出後其伯父甘肅涇州州判以中以監生中乾隆十七年舉人充景山教習已出爲廣東鹽場大使先後幾二十年大吏名能知人有文學者皆愛重君或引君自助以是雖時時不說於爭進者相與爲惡語而卒無所中傷于君以職滿膺薦還當擢知縣會母老不就自告爲國子監學正遷助教方居其職君雖隸旗籍少長四方稟習師友有詩書之好奮然欲以文章名義自見於時甫鄉舉再試再薦以貧故出爲鹽官致饒樂而非其好也既改京職例得與舉人偕會試君席帽負篋持筆硯于于萬

人中四試四下同試者皆渺然少年莫敢與君齒君夷然樂之酒酣奮袖低昂意氣若未可量忽顧窗隙覸日景官數其年復慷慨悲懷者久之烏虖以余之爲文不好與時俛仰其紬於試固無所恨以鑑溪之宛轉揣合上下數十年所閱試官數十人宜或一牓焉而卒亦不然豈所謂命者不可易而得之不得其柄果不在乎人耶鑑溪與人諄諄然無賢愚少長一接以誠雖年七十鬚髮無一莖白耆健啖强記腳跉跉非良于步而侍姬輒生男子精力未異少年時何遽不如申公轅固之徒八九十猶爲漢博士其或終當有立於世未可知即其

所著談亦當不止于是惟以余之離羣索居有悵然者故徇其意書之而非妄謂鑑溪之名氏見于余文遂足以永君于後而爲之輕重也

書樂蓮裳韓江櫂歌後

班固志地理所引不出風詩兩漢儒者說禹貢職方奚啻萬言以今時考訂家論之宜將悉取諸彼而固獨取此蓋不徒以志地理兼有以得政化善否風澤芳臭之殊以此見固著書有義而詩亦非徒作也櫂歌之體猶之柳枝橘枝雖出樂府實乃古風之遺近世作者甚盛樂君蓮棠遊粵因為韓江櫂歌百篇指事類情賅引極博于以達殷勤之心而頌善醜之德庶幾固所謂微言相感者在焉其自註尤精審足為一方職志異日詩官采言諷訓詔俗其將于是觀之會君重刻以行為書其



後

十一世祖靜樂公兄弟畫像書後

嘉慶三年四月亡弟翼孫

賜葬之期族人皆來會葬于是族祖晚壑先生世鈞敬奉十一世祖靜樂公與伯兄公榮仲兄以潤二公合寫遺像卷以示芑孫且命着語其後芑孫不覩斯像葢將三十年矣芑孫年十五嘗從先大父于松江晚壑先生寄此卷欲求沈先生德潛爲題記時沈年篤老先大父難爲請乃自擬其辭而屬門下士朱綸邦書之今卷中沈迹非沈先生筆也惟吾家自宋南渡居吳縣洞庭東山始微不見至靜樂公發迹仕宦及文恪公而始大自

天順已卯畫像之歲越百八十有五年而
大清受命又百五十有五年而逮于今茲徵獨君子之
澤數更再嬗卽傳所謂十世宥之者又已過期然且松
楸無恙廟貌儼然子子孫孫死生相保聚吉凶相弔賀
讀書從仕未致隕絕自非孝友純懿有積于家有報于
國有信于鬼神其何以及是夫非孝友純懿之有積焉
則無以為久非有奇傑魁壘由而建當世之業伏而修
先儒之緒沒而垂後世之傳則無以為大不久則無以
延其世不大則無以存其世司馬氏自程伯休父始大
及遷作自序而其世以存班氏自令尹子文始大及固

作敘傳而其世以存以今日士大夫觀之若宋之范文正有文程者出而范以再顯陳之顧野王元之黃文度有炎武宗羲者出而顧與黃亦再顯遷固位不副德文程位宰相而宗羲炎武皆無官其爲能大而存其世一也十日十二子相妃數窮則始不始將無以爲之繼吾家于是積世餘四百年靜樂三公之子孫千餘人是亦數窮理極之時也宜將有所謂奇傑魁壘者奮然出乎其間然後可以扶其衰而起其墜而果有人焉乎其無有人焉乎懼先人之澤且自茲而隕也其興也繇于孝友純懿其隕也必繇于父弗字厥子子弗祇厥父兄弟

友厥弟弟弗恭厥兄而因以施諸夫婦朋友婚姻交際百爲無之而弗舛爲虖伊古以來衰盛相尋其興也勃焉必有所以興非勃焉也其亡也忽焉必有所以亡非忽焉也芑孫瞻拜遺像俛仰旁皇嗟思在昔有不勝其憂且懼不敢不書其說以告後之人是歲六月五日十一世孫芑孫謹書於華亭官所

書漚波舫日課

學使三年代還例刻所試諸生詩賦于是今長沙劉侍郎以屬其門下士前舒城令施君源今新陽訓導呂君星垣及余三人者雜共校論然所得試卷殊蕪爛不中選三人者迺議分手代作二君各以賦自任而以其詩屬余不得已隨所所寄題目作五言八韻或一日一首或一日數首至若干篇而止其他五七言古詩雜體余亦無能兼任也往在京師爲館閣諸君相牽挽作草堂詩課頗常講習此體其後遽以刊行今者自廢於抱關擊柝之閒安所用此然生平倩手亦不苟作他時當錄附

外集或曰五言八韻之作今極盛矣然其事爲當時應用其爲體與他詩不類今子之作時時若破去成轍者何耶余曰此亦自然之勢也自古文章之用當其時不遽盛既盛靡不變及其既變則變者反爲正聲變燕許之文而爲韓柳其盛自不及燕許然而韓柳爲不可易矣變沈宋之詩而爲李杜其盛自不及沈宋然而李杜爲不可易矣且以時文論之策論宋之時文也蘇曾數公所爲之策論則非猶夫宋之時文也四書義明之時文也陳大士黃蘊生陳臥子數公所爲之四書義則非猶夫明之時文也無他彼其所以爲之者異焉爾爲之

也異讀之也同然學者之得力將必于其所從變者不于其所爲盛者蓋用之久窮而思變變之極愛而可傳勢如是協諸于義亦宜如是也凡今學者所操藝業無逮古者惟五言八韻之作實過唐人以余生平所接若故諸城竇東皋先生故大庾李君介夫今錢唐吳君穀人諸君子者尤爲善變更數十年海內英奇瓌瑰之士精神所積何所不至吾烏見夫五言八韻詩中必無有大士蘊生臥子以若蘇會之流之出乎其閒哉而惜乎余之連蹇以將老非其人也爰書其語以俟來者質焉

書李翰林別集

宋槧史所編李翰林別集十卷後有袁翼題記謂是淳熙舊本明正德中元大所刻元大不知何人翼蘇州府志載其高行此版不知何緣入吾家虔城西怡老園西樓之下近百年來未有印行去年秋余以檢理先文恪公文集舊版獲之堆積蔵久中多朽蝕按樂氏原序此本當題爲別集而版心仍題李翰林集明人於校讐體例疎舛類然今亦不能改獨爲補刊重印廣其流傳以校繆氏雙泉堂所翻臨川晏處善宋本文字篇目增多是本有不可廢也

書時文讀本後

予於文無所不好獨不好選本自晚宋以來至於今之作涉獵幾徧必求得專集而觀之求專集而觀之者謂可見作者之聲音笑貌而得其精神意氣已爾抑嘗論之制義注疏之一體上者爲聖賢立言下者能自立其言以附儒先之後抒其所獨得發其所不能已至性至情騰踔而出其文傳而其人之是非好惡見其中其一時之悲愉欣戚見其中卽其世之盛衰升降亦見其中所謂接統於班馬韓歐而所託尤尊者此也雖然有本焉有末焉考卷墨卷之說出而亂其末書理法脈之說

入而亂其本亂其末者易知亂其本者在神明勝理之間其弊難曉何也彼其造爲書理法脈之說者其視古聖賢不啻如講師焉其視晚宋以來綴文之士不啻如塾徒焉其所云云書理在此法脈在彼非親見聖賢而受之者也未必聖賢之所欲言也卽塾徒之稍有器識者亦未必欲爲是言肯爲是言也而乃戔戔拘拘索索覺覺指物而命之齊器而量之於是以塾徒之法仰繩自古綴文之士非操其講師之法以仰繩聖賢而學者之心胷皆塞夫制舉文非雄駿磊落讀書識世之君子無以爲也爲之者本其孤子之誠精剛之氣以浩然行

乎天壤之閒而聲音笑貌寄焉而不廢其爲今文也非其所以爲古文也而猶之其所爲古文也不然四書之爲書也漢宋諸儒說之詳矣何煩此千萬人者挑筆復爲衍說一通耶

書惜抱軒文集

予聞從他處見桐城姚郎中姬傳所爲誌銘雜文雖不多苟一見必把讀五六遍不能去手因思覩其全集訪之士大夫閒不獲也久之始得所刻惜抱軒集者觀之其文簡澹而淸深翛然有得於性情之際其於古人若明淸醆酒之涗而成味焉不獨能軼其鄉先生之流風餘緒也暇日偶以其集持示友人王君筠圃筠圃遂別自精鈔一部弆藏之以原刻未有序慮其前屬予題識予於並世諸公獨愛姬傳及建昌魯君絜非之作絜非與予相厚善姬傳至今未識也然予之好其文又過

於絜非此事之不可解者而鈞圖亦然何爲者耶世人親見揚子雲祿位容貌鮮不忽焉而顧有如予與鈞圖兩人者雖予與鈞圖祿位容貌又不逮姬傳其傳鈔愛誦無足爲姬傳輕重要可以見文字有槪乎人心之所同然者則不必待其人而後行凡大賢君子或不時出而如予與鈞圖其人者世宜不乏然則歐公所謂勤一世以盡心於文字間者棼可無悲而如予與鈞圖之孤而無與於世者皆不宜中道而遽以自止凡學焉而急世之知世不知則沮且懟焉彼固無所自得者存焉爾所謂惜抱軒集十卷前三卷亦多考訂家言自記序以

後文始驚絕朱竹君一傳尤有史筆乾隆甲寅九月書
於京師

書獨學廬初藁

乾隆壬子之歲執如自訂初藁既成屬予爲序予未及爲而執如奉使入閩未返後復有湖南之命越三年畢使還朝則初藁已發剞劂矣執如曰今世文章作者難識者尤難吾與君聚散未可知欲得君點勘一通晉示後人既可以見吾兩人心契之微且令後人識先輩津梁所在其言勤重不可當而其意不可負也會予新年謝客杜門有暇一再瀏覽隨筆點記而歸之執如古未有以已刻之集與友人裁定者然予於八年前從秦君小峴處見故尚書徐公乾學刻集一部

卷中朱墨分標爲姜西溟閻百詩二先生手迹二先生皆尙書生平篤友以文章道義相取重方尙書刻集之日二先生在遠未與商榷及刻成而二先生來過尙書於京邸因重爲點次卷中朱墨所標互有異同且有連行塗乙聯篇削去者其後尙書重刊續藁頗有增改皆自兩先生發之維時尙書年位既高兩先生亦各老矣兩先生直諒之風與尙書沖受之雅皆足以想見前輩風流小峴爲尙書外曾孫藏其本而予獲覩之此亚乎與執如今日事也故識之卷首而獨學廬初藁之序則異日終當踐諾焉

余集中有與念豐論文書彼時兩人皆年少氣盛斷
且夕入古人之室故所志不同迨今十六七年不自
知其轍之合矣念豐少時好爲沈博絕麗之文其雄
才異采淩轢一世兹則刊落枝葉獨標古義駸駸乎
欲追唐宋作者而從之視往時别闢一界而余戔戔
之言猶昔則昔時尙可分樹一幟今則瞠乎後矣向
古文人異則相輕同則相勝必無求勝人之心而後
其文始進乎道我兩人至今日其可相視而笑也夫
嘉慶元年二月朔日洮如記

讀小峴所作亡弟行狀書後

往在京師王君殿光知大興縣龔君景瀚以知平涼縣入最計相與飲小峴坐中王君言方侍郎苞舉韓歐文字而筆削之凡所刊落渠勝原作自一奇余曰然自古講義法無如侍郎者法以積而愈備義以析而彌精非侍郎才勝韓歐韓歐自不及耳龔君曰然如瀧岡阡表歐公絕作也不經侍郎刊削猶不免有冗長處余曰是矣然君又第知其一耳瀧岡阡表吾曹以文字讀之侍郎以文字論之痛加刊落境自益勝在歐公當時至性至情激宕而出言之短長與事之繁簡所不及計勢不

能無冗長且歐公能敀薛史爲馮道李程諸傳此其識寧在侍郎下者及其自表瀧岡則不能矣大抵家門文字不宜自爲曾致堯曾易占爲子固親祖父致堯之銘以屬永叔易占之銘以屬介甫子固弗自爲也蘇序蘇洵爲子瞻子由親祖父序銘屬之子固洵銘屬之永叔子瞻子由咸弗自爲也尹仲宣尹源爲師魯親父兄仲宣源墓誌皆以屬之歐公師魯亦弗自爲也使其自爲未有能工李習之自爲其大父楚金作皇祖實錄昌黎誌之實錄自不及誌矣元微之自爲悼亡詩哀豔可誦今以視昌黎元君妻京兆夫人韋氏墓銘何如耶獨介

甫自銘兄弟操筆嚴謹如挾風霜然侍郎議之以爲卽
此見介甫不近人情處侍郎旣有所不慊於介甫之爲
而仍自改瀧岡表意非以歐公爲不足也徒以作文義
法示吾曹而已三君者皆拊髀擊節以余爲知言今與
三君別忽忽數年惟小峴數相聞因往求爲亡弟行狀
頃者得之文簡而事核筆力絕人坐念前事恍然如昨
日三君皆海內魁碩人物方駸駸嚮用惟余拓落海濱
雖欲辨志析疑如曩者一尊相屬不可復得東坡居海
上一日憶劉元城器之歎曰眼中何時復見此俊傑人
乎燒燭書之不勝慨息嘉慶二年五月十八日華亭學

惕甫未定藁卷二十四

長洲王芑孫念豐

書後二

書明臣年表後

明臣年表十八卷刻本吳郡許重熙編次佚其序目凡例獨本書首尾完具明一代殿閣部院南北建置沿革不同故重熙所編亦隨世異名始余得先文恪公與王都憲懋中書欲考懋中何人求之明史七卿表又總其前後百年間王姓之見于史傳者皆不得獨得之是書因從同年黃蕘圃借鈔不知重熙所編止是耶抑所論

撰尚多而此第其中之一目耶書起洪武訖于崇禎併及宏光計重熙及校刊之李遜之皆不過康熙間人其書法當用我 朝史臣追錄勝國事例今就其不合者稍加點正爲易其名曰明臣年表惟跳行空格則以影抄故姑仍其舊云

書葛處士詩藁

余旣爲華亭二布衣傳一日欽生善攜二冊過余而曰吾地以布衣稱詩非獨兩人也又有葛厚卿云于是出其詩厚卿名維嵩自號蘆坪婁縣人也其始與翁吳二處士共爲詩其後有閒故不見稱述於二布衣然其行事與二布衣相似中歲從人出遊淮海間轉而之陝西甘肅無所遇歸益困喪其妻又失其子獨身棲古廟或寄食他家忍飢苦吟日不言錢年六十餘以卒今五六年矣其志節有足多者先生盍並表而出之余觀維嵩詩蓋可謂好之篤者然於古事或不盡識其學不能與

翁吳三處士相方然翁吳三處士皆爲布衣之詩而維
嵩獨慨然有當世之志辨是非明得失其中之所存有
流溢不自知者其詩多述民間疾苦及一時閭閻事實
雖其才力或不能自逮要其所以爲詩之志則固古詩
人之風也乃旣窮死死未十年衣冠搢紳無道其名氏
者烏虖士苟不能自勵其志節庸庸而與衆爲同殆自
古以來未有不困困而死死而無傳如是者亦多矣而
又何怪乎維嵩也哉維嵩有弟貧之無以自存飲牛猶
及與維嵩交顧力亦不足以振之余爲刪取其詩數十
篇俾生錄藏以待他時鄉人士君子有考問故事追尋

友人如故姚觀察之輯松風餘韻今王侍郎之輯青浦詩傳者而以付之并識其生平大略亦使世或有槁項終窮若維嵩者知維嵩雖幾於無傳卒獲遇余於身後卒存其名氏於若滅若沒之餘而天下將卒有以知之亦有可以勿悔者存焉爾

書明李文正年譜後

陶山以是譜畀余栞版揚州余既用呂大防洪興祖諸家分編昌黎年譜之例判其起訖適又假得秦敦夫編修恩復所藏明弋陽汪文莊公俊河間李文康公時所作李文正繼母麻太夫人九十壽言一冊其閒自文康以下爲詩者十七人皆無足述惟文莊此序載諸孫有大理寺右寺副兆延尙寶司卿兆蕃工部司務嘉敬三人焉則文正之卒初非無後時帆所引堯山堂外紀以謂兆先歿而公竟無嗣非也序又稱孫甥衍聖公孔君聞韶太僕少卿崔君傑曾孫甥刑科都給事中劉君濟

咸在賀客不減於癸酉其卯文正卒雖八九年其家門鼎貴內外榮盛不惟有後且亦殊未蕭索也即謂古人諸孫之稱通及族姓非必專指嫡系而言然大理之副尙寶之卿明一代故事皆宰臣蔭職積遷前後可考其爲文正任子無疑此其人既爲文正任子即或非文正所生要當爲文正後無疑序作於嘉靖癸未癸未爲嘉靖二年上距文正卒未及十年下至萬歷初不過四十餘年使其人中壽不皆謝世即或謝世何至內外族五六人一皆無嗣彼其中但使一人有子又何至有兎釜漫記以墓碑搥碎攪鹽之事凡此皆非事理所可推刑

無他證未敢臆斷大抵文正後人式微有之以式微故棄其祠墓萬歷中諸朝貴無繇物色因而爲之埋掩棺和則有之耳遽謂文正當時本自無後決知不然矣文字之濫至明而極壽言之作波靡到今然由今以溯厤大夫人生日二百八十有四年矣諸公筆牘所存有可以正紀載之訛失者與歐陽公集古金石文字同功余因手摹是冊以寄詩龕并錄此序譜後闕疑焉以諗好事博聞之君子

書崇眞宮道士祖德傳

按蘇州府志崇眞宮宋政和八年郡人黃悟微舍宅建賜名崇眞聖壽宮宣和中改神霄宮建炎中改崇眞廣福宮明洪武初廢併圓妙觀正統又重建焉蓋道教莫盛于宋宮觀之設徧天下玉清昭應宮集禧觀以若洞霄醴泉常以故相執政充使極盛而衰固其理也宮自正統再建以來又更興替絕續無徵惟徽宗二碑及康熙間馮檢討勖爲住持陸茂衍所作祖德傳尙存今住持葉鳳梧拓其碑文續自譜牒檢討傳所未及者以示余求言余惟冀世繫辨昭穆繼志述事皆儒者所講非

出世事彼出世者至欲假世法自存而勤勤于士大夫之紀述是豈鳳梧之所宜勉哉然儒之衰有不克自舉其世者矣顧得之道家者流君子猶有取焉檢討所傳六人于宋曰鄭知微項舉之于明曰馬尙賢唐宗範陸應辰入我

朝曰夏心葵鳳梧續所自譜心葵以後六人曰陸茂衍黃以科陳性冲吳士聲陸錦周泗其自建炎以迄正統成化以迄萬歷中間姓氏皆闕亦見其徒之即衰久矣由二氏之說莫不欲自立于盛衰興廢之外而卒與儒者皆起滅于盛衰興廢之中其不能無盛衰興廢者勢

也不與盛衰興廢爲起滅者道也今鳳梧所傳其人其事盛衰興廢非不歷歷有繫于此官然所繫于盛衰興廢之中者幸而獲傳之所自立于盛衰興廢之外者渺然靡得而傳之矣烏虖此余所嘗有慨于儒者欲求其人以語焉而未之或遇者也

書獨學廬二稿

琢堂嘗屬余點勘獨學廬初稾而藏之矣今自蜀乞假來過邗上出示續稿回憶前事忽已十年初稾之成君方驟起升朝持節閩楚意氣甚壯及是余旣自老田間而君亦遽有山澤之思蕭騷相對各非曩人燒燈深話珍重別去輒從暑風修竹閒披詠其文信筆點識歸之行俟君異日功成身退眞踐偶耕之約則柴門雞黍白首相扶此又其陳迹矣視之佇之

書先大父歷試藁

當雍正乾隆之交世尙科第士皆專其好於時文亦有甘心不第以名其業者徐公士林鄧公基張公廷璐先後至東南爲之巡撫督學而金壇王宜輿儲淳安方諸老先生者友教四方爲之大師其人皆求士時文中好辨氣類繇是江陰蔡芳三寅斗丹陽彭晉函澤令常熟顧備九鎮崑山王學舒之醇之屬所在立名字自聞其在吾鄉沈確士德潛倪稼咸承茂朱鄧雲林李瀍成炯以若沈立方執中沈蘭初天中吳始乾智吳南勤德基吳在揚翀相次並出亦一時之盛也先大父處其間最

爲徐公張公及諸先生所契賞退從諸君子講德程藝周旋壇坫又爲諸君子所推先顧獨默默以力行自持惟恐聲稱太甚不操選事不結貴游戒奔競慎取舍一意韜晦蔡芳三嘗一再索藁以入所爲三十家十五子者弗與也晚歲猶歷舉文士好名之害歷數名人之無後者以訓芑孫俾異日無近名蓋所存若此平生爲文以千數悉借刻他氏家無餘賸惟所刻歷試藁二十六篇有版迨芑孫北遊歸併板亡之故今又重刻以行初刻在乾隆丙寅及茲又屆丙寅六十年矣伏念先大父覃精四子書其甘苦備歷于時文年逾四十始舉順天

一爲景山教習再爲安徽校官以歿中歲始爲詩晚歲始爲古文作之既少棄亦旋失區區此二十六篇手澤存焉聊欲以遺示子孫無忘累世讀書孤進艱難之積此外有散見他刻及芑孫所知借刻與人者皆不復增錄緣此稾當時所手定既不能蒐羅全具別爲完本即亦勿移其舊可爾芑孫學行不克繼先人百一遭閔凶處困窮差亦相同雖兢兢于戒奔競慎取舍者罔敢隕墜顧未能聰聽遺言湛冥自晦坐令虛聲漲墨淚傳滿世以覩先人其爲翁末而遺本也多矣疚負終身捫心莫謝書之稾後更以留誡後人云嘉慶乙丑臘月望是

爲丙寅立春前二日芑孫謹書於揚州之樗園

書重印太平御覽

比歲士大夫議欲醵貲重刊太平御覽而謂其校之難也吾友孫淵如累書貽余屬其成于揚州太守陽城張古餘古餘訪有宋本在吳門一再購之弗得訖亦遂寢然諸君子苦其無善本余則直苦其無本自簡削易而爲筆錄筆錄易而爲版印勢不能無所闕譌別風淮雨無損于書郭公三豕無害于春秋食肉不食馬肝未爲不知味兼之卷軸盈千煙墨浩繁即眞宋本豈得無譌漢碑之既且于君唐碑之懷惲及書眞迹上石致多難曉安知其不由譌舛學者務爲曲說以通之要之譌亦

無與于隷楷之工拙無繫于其事其人之重輕也余生平讀書取其有字不圖好寫但願易求易求者其本必多本多即寒士可得好寫者必希逢希逢即富家難致亦勢然也于是儀徵汪生昌序歙鮑生某相與諸度用聚珍版印行聊欲使通都大邑窮鄉僻壤咸便購覓蓋寒士讀書難致書尤難余家貧屋小并無置書之地顧猶承藉舊門蚤遊當世多接名公鉅卿日與海內高譚之士徵文考獻今茲髮種種矣然且于人間易見之書欲購未得者至多況乎遐陬樸學涼涼孤另三家之邨一閧之市其人所見所聞所遭涉更又不如余者其求

書之苦可勝道哉御覽在今諸本多明人傳刻明人校書例疎大抵患在譌錯者小在脫軼者大汪鮑二生廣蒐精討多借于藏家對勘互讐比緝完好或其中譌字不無而闕文具補讀者亦可以快然得所求矣雖謂之善本可也何必眞宋之貴耶余慨于致書之難又喜二生之勇于趨事因爲發憤一道

書彭允初蓼語後

蓼語知歸子居憂述志之所爲作也知歸子嘗贈余以句曰心從休處得歸根休止也善也止其所止卽至善也此白沙千休千處得一念一生持之謂歟夫此千休皆由一念是一念也天地古今通一無二明有禮樂幽有鬼神森相質對而何有遠近存亡之閒哉始知歸子有飄然遠引之志衆皆疑之余獨憂之及今讀蓼語反復千餘言涼涼孤影沉沉絕照有非意言所能盡者然後知知歸子之飄然而遠引也至孝也比至善也知至至之知終終之吾且于知歸子望之矣然知歸子方當

棄家遠引而余乃攜家入長安中蒹葭采采白露未已言念伊人道阻且右余終能無愴然也乎雖然聖人之繫家人曰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知歸子止其所止可謂行有恆矣子是乎語兄子可謂言有物矣又誰謂知歸子棄家者哉

書楊文叔古栢軒集

吾鄉自堯峯汪氏以來士之能古文者蓋鮮惟楊文叔繩武李客山果陳和叔黃中三人名其業三人者雖皆老壽爲余所及見而不幸皆未之見也文叔客山之文里中故保寧知府陸君錦刻以行世和叔之文里中故彭進士紹升刻之即行未廣其本在人間若滅若沒年來累欲蒐訪合而訂之以徵文獻之遺卒卒未暇一日里中吳孝廉紹昶枉過攜文叔古柏軒集屬余審定其本乃文叔家藏手葉丹墨狼籍因遂借留寫取其文十之五詩什之三而還其本孝廉古柏軒集代作過多中

爲太倉海寧諸公倩手者太半余皆削而去之故所存祇此其爲文章覃覃湛騖老筆密思切力猛到然天事不勝境盡文中置諸元明作者之林未知誰儗要其爲之于舉世莫爲之日韓所謂能自樹立不因循歐所謂勤一世以盡心于文字者則庶幾矣今且櫝而藏之異日當并求容山和叔及余亡友汪大紳彭尺木彭秋士諸君遺藁以次排比都爲一編即余或精衰力薄未能刊行猶當傳寫其略留付後賢周雅悠悠我里之思漢儒惇誨故老之感宜有同余所志者姑識以待事爲

先文恪公古單方書後

先文恪公遺書惟所輯古單方不概見獨其序載集中芑孫訪求十餘年今從族叔父慶伯得之武進故劉侍郎躍雲家書有貽拙齋印記蓋其先繩菴相國所遺令借影鈔以待他時重刻前後有重慶知府李凌雲通判張齡序跋蓋蜀匠翻雕筆畫多舛公刻是書在宏治九年蜀之翻雕在嘉靖二十七年相去五十餘年而公之卒亦二十餘年矣按集作古單方書作本草單方互歧今當從集定其名曰古單方公序後增識語集所未載今亦仍之其前署名有杭州府經歷王銓公之同父弟

也公有兄銘字警之弟銓字秉之鏐字進之鏐故無子銓有四子迄亦弗嗣其後皆絶今王氏在者惟公與警之之裔寔繁銓嘗自號中隱蘇州府儒學養正齋廩膳生卒年六十三晩自洞庭別居水東未嘗出仕公別有喜秉之授古杭經府小詞蓋遙授也亦不著其所繇得生平行履無考今獨藉是書存其名字于滅沒之餘許國以醫術遊公門集中有見原刻在宏治中故尚寶府君繫銜中書舍人蜀雕在尚寶歿後七年而勿之改豈非翻版故耶坊間別自有萬歷中歙人鄭澤方如川本草單方一書其序中所指震澤舊本即是本也鄭澤方

如川書旣後出採掇較詳自爲醫門職志芑孫獨以先
世之思專購是本固與醫家異指謹述緣起以示子孫